

逆流與暢流(二)

徐興武

外侮紅禍交侵

日本侵華野心的暴露

日本爲實施田中奏摺之積極侵華政策，首先計畫佔領東北，又因對中國認識錯誤，不了解中國義和團之排外原因，推翻滿清之原因，以及國民革命軍勝利之原因，因此，陷於自誇自大，欲以征服中國爲目的。又爲解救其國內之經濟恐慌，勢須武裝佔領東北，以便獨佔東北市場。

侵略行動的藉口 日本軍閥有計畫的發動侵略，首先製造萬寶山慘案與中村失踪事件，作爲侵略行動的藉口。一九三〇年六月，日本南滿鐵路總裁內田康哉，強徒朝鮮人民至東北墾荒，此批朝鮮移民，移至吉林省內，常與當地農民發生衝突。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吉林長春居民郝永德，以長農稻田公司名義，自該縣萬寶山居民租到熟荒地五千畝，租期十年，並訂明該約須經縣政府批准，否則無效。郝租得熟荒地後，轉租與朝鮮人民未經縣府批准，自屬無效。詎朝鮮移民即在該地挖掘水道，長約二十餘里，寬四丈，並將泥土堆積兩岸成壩，毀廢我居民農田四百餘畝，嗣又導引伊通河水，建築水堰橫阻河流，每逢漲水，沿河兩岸五萬畝民田，皆成澤國；長春市政府一再與日領事交涉無效。我農民爲生活計，迫圖自衛，當即公決自動填壕，另請官方交涉賠償損失。七月一日我國農民結隊前往填壕，翌日與日警發生衝突，日警竟開槍射擊，我徒手農民死傷多人，被捕去十餘人，慘

遭毒刑，日人復反噬，謂我農民暴動，因調大批軍警，捕農民，搜繳民槍，如臨大敵。我地方當局，據理力爭，迄八月八日日警始完全撤退。日本軍閥妄作宣傳，煽動朝鮮人排華，漢城朝鮮人首先集眾襲擊華街，旋仁川、平壤、釜山等地，相繼排華，逼迫華僑返國。九日，華僑抵威海衛者六百餘人，抵煙台者千餘人，泣述被害情形，謂僑胞慘遭屠殺及投海者數千人。至於財產之損失，僅仁川一地，即達數百萬元。萬寶山慘案尚未了結，日本又提出中村失踪事件。先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旬，日本參謀本部上尉中村麗太郎，以現役軍官假農學專家之名，潛赴東北各地，從事情報活動。中國官吏告以其欲前往之地方，爲禁止外僑遊歷地區，詎中村不聽勸告，竟於六月九日赴興安區，抵洮南時，遂告失踪。九月四日，東北邊防軍參謀長聶榮臻向張學良報告中村事件經過；張除命速作第二次調查，並派其日籍顧問赴東京，聲明願意和平解決外，同時派湯爾和東渡訪晤日外相幣原，會商解決東北懸案之折衷辦法。張未察覺日本軍閥將藉口此次事件，發動戰爭。既未稍作戒備，也不向中央報告，請示應付辦法。遂使日本軍閥擴大糾紛，成爲日本武力侵佔東北之前奏。

九一八事變與東北淪陷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決定於是月十八日夜武裝佔領東北，並以林銑十郎統率之在韓駐屯軍，作爲後援。時張學良方遊息北平，爲保存實力，以及鑒於歷次日軍侵華，終得撤兵，不以爲意，圖和平解決。當即電召聶榮臻暨瀋陽駐軍長官王以哲至北平，當面指示：「日軍來攻，不准抵抗，靜待中央解決。」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時，

中日關東軍按照計畫，炸毀南滿鐵路長春線之柳河鐵橋，誣指華外軍所爲，當即砲擊北大營，襲佔兵工廠，火藥廠及迫擊砲廠；轟急電張請示，張復諭令：「仍取絕對不抵抗主義」。翌日拂曉，日軍進入瀋陽城，佔領各機關商號，檢查行人，搜繳民間槍枝，劫取庫存物資，頑兇蠻橫，儼爲征服者。是日，日軍同時佔領鞍山、撫順、鐵嶺、營口、遼陽、長春等十八城市。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日本海空軍出動，其朝鮮駐屯軍三個師團，亦開入東北，作擴大佔領行動。於是日軍陷永吉，並沿南滿、安奉、北寧、吉長、吉敦、四洮、洮昂、打通等線前進。五日之內，在不抵抗之情況下，完全佔領南滿要地，並分向黑龍江及遼南進軍，以期一舉席捲整個東北。我代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率部奮起抵抗，嫩江橋一戰，大挫日軍，嗣以彈盡援絕，退至克山。十一月十九日，齊齊哈爾陷落。日軍自佔領瀋陽，時歷三月，白山黑水間廣大領土，完全失陷，東北數千萬同胞，從此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九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三日，我政府先後向日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日本不作任何正式答覆。

日本製造偽滿洲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勾結漢奸，自天津英租界挾清廢帝溥儀至大連。一九三二年元月十六日，嗾使漢奸鄭孝胥、臧士毅、金梁、熙洽、張景惠等，在瀋陽舉行所謂「滿洲善後會議」。二月十九日，又召開所謂「東北行政委員會」，決議解散各地維持會，籌備組織偽滿洲國。三月九日，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以溥儀爲元首，鄭孝胥爲內閣總理，定年號爲「大同」，改長春爲新京，一切大政方針，皆由日人主持。九月十五日，日本承認偽滿，簽訂「日滿議定書」，同時由偽滿洲國出面，聲稱此後滿洲國對中國完全以外國待遇。我政府當即宣言，決不承認偽組織與日本或其他國家成立任何條約。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政府電令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將此問題向國聯秘書長致送照會，說明日本武裝佔領東北事實經過，請求立即召集行政院會議，阻止情勢擴大，藉維國際和平；並採措施，恢復事前原狀，決定中國應得賠償之性質與數額；至行政院之任何建議，及國際聯合會對本案之任何決議，中國政府均願完全遵行。國聯通過組織五人調查團來實地調查，由英國李頓爵士任團長，一九三二年二月抵日本，三月至上海，四至六月，在東北實地考察，九月四日完成報告書，在北平簽字；十月一日在日內瓦、東京、南京同時發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國聯大會通過十九國特別委員會，對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之建議：即滿洲主權屬於中國，日本軍及各種非法設施、組織，均應行撤退；雙方根據調查團提出之十項原則，以求糾紛之解決。日本代表當時憤然退席，日本政府亦於三月二十七日，正式宣佈退出國聯。國聯既不能以武力制裁日本之暴行，對於中日糾紛之處理，只好不了了之。

一二八淞滬戰爭 中國國民憤於東北被佔，悲痛無以復加，抵制日貨運動，風起雲湧，上海爲日貨銷行長江流域的中心地，運動尤著，日本以此藉口尋釁，一二八事變以起。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日本派間諜人員喬裝僧人，聯合日本浪人，在上海楊樹浦方面，縱火焚燒三友實業社總廠，並刺殺華捕多人。是日下午，日僑大隊出動，闖入北四川路，與開北虬江路一帶，遊行示威，搗毀沿途中國商店。上海市政府向日本領事提出出口頭抗議，日領反以有五日僧被毆爲辭提出反抗議，要求道歉、賠償、懲兇、制止反日行動；並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一面集中日艦在黃浦、江示威，一面調集陸戰隊登陸佈防。上海市政府不忍大局糜爛，委曲求全，乃秉承中央意旨作最大之讓步；於二十八日下午簽覆日領，完全接受四條件，以爲可消弭禍患於無形。詎駐滬日海軍

(二) 流暢與流逆

司令鹽澤，於是日夜十一時二十五分，通知上海市政府及我駐軍：「日本海軍對於閘北情形，頗感憂慮，該處日僑衆多，已決定派兵前往維持法律及秩序；希望中國當局速將閘北駐軍撤退，並解除該地之一切敵意防備。」竟於十一時十分，即我方收到公文前之十五分鐘，出動三萬日軍，以天通庵車站爲根據地，分三路進攻閘北，致中日淞滬戰起。我軍兵力雖少，武器尤較日軍爲遜，物資條件儘管不如敵軍，然鬥志極爲旺盛，三十日，我政府通電長期抗戰，遷往洛陽辦公。此役歷時三十三日，日軍增援三次，四易主帥，前後出兵近十萬人，軍艦三十餘艘，航空母艦三艘，飛機三百餘架參戰。戰線延及吳淞、太倉、嘉定一帶，日本軍機轟炸蘇州、杭州，軍艦亦在南京實施威脅。我國物資損失達十四億元，災民計十四萬戶。我國駐國聯代表於元月二十九日，向國聯行政院申訴，希望在國聯中和平解決中日糾紛。三月一日，國聯大會決議，組織「十九國委員會」，討論上海停戰及撤兵問題。十四日，國聯派遣李頓調查團抵滬，視察真茹、閘北、江灣、吳淞等處戰區。停戰會議歷經波折，迄五月五日始行簽訂「上海停戰協定」；日軍撤退，淞滬秩序恢復。

日侵熱河與進入長城 一九三三年元月二日，日軍進攻山海關，我守軍血戰三日而退，全城大半燬於炮火，民衆傷亡亦多。元月二十一日，日本外相豐稱：「滿蒙」與中國應以長城爲界，且熱河省爲「滿洲國」之一部。二月二十三日，日僞軍以「滿洲國」名義，進攻熱河。三月四日佔據承德後，熱河全省淪陷，張學良引咎辭職。八日，日軍由熱河進攻長城之喜峯口、古北口、冷口，遭國軍抗拒，攻勢頓挫。日軍於四月由山海關進攻灤東，長城各口相繼失守；察北之多倫，亦告陷落。五月中旬，日軍直迫平、津後，華北局勢動蕩，故都古物西移。我政府命黃郛爲駐

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與日交涉。日本以侵佔熱河之目的已達，同意暫時停戰。嗣經英使藍浦森之斡旋，於五月三十一日，中日雙方成立「塘沽停戰協定」。華北雖苟免於危，惟日本併吞東北四省之企圖，遂告實現。

日分化華北與製造糾紛 中國自「塘沽停戰協定」以後，事實上已放棄武力收復東北之企圖。惟日本軍閥，仍不滿足，時生事端，作爲擴大侵略口實：

一、所謂河北事件與何梅協定：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駐屯軍參謀長酒井等，藉口天津日租界新聞社長被暗殺事件，及孫永勤匪部在遵化附近搗亂事件，向我駐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提出抗議；經何當面覆告。六月九日，日武官磯谷訪何，提出日軍部要求，限三日答覆。我政府忍辱負重，令何以書面形式全部承認。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猶不滿意，希強何簽定書面協定被拒。此後日方每藉口「何梅協定」，時越常態。

二、藏本事件：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日駐南京副領事藏本英明忽告失蹤，日捏稱被我國人殺害，由上海調派其陸戰隊及警察至南京城外，砲艦多艘亦駛抵下關。詎藏本突出現於南京孝陵衛，據稱：「數日匿居山中，本圖自殺，而未得其方，因饑餓難忍，故下山求食。」由當地民衆護送至外交部，由日使館領回。

三、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日本因「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不獲實現，乃變更計畫，先在冀東發動。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葡密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日本嗾使下，在通縣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除將灤榆、葡密兩區十八縣，打成一片外，並將區外之三河等縣，一併劃入冀東範圍，共有二十二縣。此一地區，在河北省之東北部，與遼寧、熱河相連接，距北平甚近，無論在國防上、交通上、經濟上，均極重要。冀東偽

(二) 流暢與流逆

組織最高行政機關聘有日本顧問，為偽組織之實際統治者。各縣設日籍顧問，負各縣統治實權。殷汝耕憑恃外援，截留稅收，並扣留北寧路唐榆段收入。日本對華之大量走私，即以冀東為策源地。國民政府予殷免職查辦。十二月十一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藉以處理河北、察哈爾兩省，及北平、天津兩市之政務，設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人，由中央指定宋哲元為委員長。委員中參有親日漢奸王克敏之流，以資折衝，惟委員會不願為日本傀儡。至是，日本策動華北獨立之陰謀，暫告段落。

四、內蒙偽組織：九一八事變之次年，日本串通內蒙錫盟盟長德王，向國府要求「高度自治」，實際上，希脫離中央而獨立。一九三六年六月，在百靈廟成立偽「蒙古自治軍政府」，一切均由日軍策劃主持。於是，收編土匪、組織偽軍，復在歸綏、包頭、寧夏、定遠營、太原、大同等地，設立特務機關，偵察擾亂我後方，聲援偽組織。我外交部長張羣，與日大使有田及川越直接談判，並提出對案。雙方自九月十五日起，會議凡七次。日本要求擴大長城以南之勢力範圍，中國不予承認，且要求日本撤退其在偽滿洲國之軍隊；雙方無法在外交上妥協，會議遂無結果。

五、華北自治運動再現：一九三六年五月，日本又向平、津增兵。駐華北之日軍將領，利用漢奸，策動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等五省，成立偽組織，脫離國民政府獨立。卒因各省駐軍及地方政府反對，未獲實現。

六、侵犯綏遠：一九三六年春，察東六縣失陷後，日犯綏遠更為積極。十一月初，日本召集匪首王英、李守信等，在天津舉行會議，決定進攻策略，並派飛機偵察。十六日，日發動蒙偽軍及王英之匪軍共數萬人，全部日式裝備，並由日軍供給糧餉彈械，由綏遠東北大舉進攻。日軍預派間諜浪人，侵入歸綏、包頭、

寧夏阿拉善旗、額濟納旗、太原、大同等處，設立特務機關，騷擾後方，遙為聲援。中國守軍與之展開激戰，日機轟炸我陣地。二十四日，國軍反攻，克復百靈廟，使日本製造「大元帝國」之陰謀失敗。十二月九日，國軍又攻克大廟，王英匪軍瓦解。日人籌謀多年之擾綏計畫，始告結束。

七、各地製造無數糾紛：在中日談判迄抗戰開始前，日本在中國各地，無端滋事，屢生糾紛。如一九三六年六月，豐臺日軍毆傷馬夫，反提抗議。七月，日軍在大沽與國軍衝突。九月，北海民衆反日示威，日商反對，被害，日本派艦南下。而豐臺之中日軍又衝突，華軍連長被擄。漢口日租界警察被殺，日艦駛抵漢口，水兵登陸。上海日水兵忽被槍擊，一死二傷，日本水兵戒嚴，並越界佈防。十月下旬，華北日軍大規模演習；十一月初，日軍逕入北平，始告結束。十二月初，青島日營紗廠全部自行停工，二萬七千名華工失業；日水兵千餘人登陸，搜查黨政機關。翌年元月，日機在青島上空，散發荒謬傳單。鄭州日本浪人企圖暴動。三月，日本浪人在上海私運大批銅元出口，毆傷關員七人。日艦七十艘駛抵青島，舉行演習。四月，華北日軍又舉行演習。五月，天津海河中，發現國人浮屍；日本浪人強佔海關分卡。汕頭日本浪人毆傷警察，日艦駛抵汕頭示威支援。

八、擾亂中國經濟及社會：日人利用冀東區域，公開走私，傾銷無稅商品，使中國之經濟、財政及工商業，遭受重大損害。日本在中國，一方面遍設間諜機關，收買漢奸，偵察軍情，擾亂治安。一方面則在北平、天津、張家口等地，大量運銷鴉片與白麵等毒品，公開設立煙館，從事損害中國國民健康。又在河北構築秘密工事，事後將工人投入海河，浮屍多至數百人。此外，並在天津成立惠通公司，開辦對東北各地之航空線，強奪中國之領

五次圍剿共軍流竄

一九二七年夏，寧、漢合作後，中共屢在各地暴動；毛澤東於湖南失敗後，率殘部流竄於湘、贛邊境；同時朱德、賀龍被國軍擊潰後，輾轉至北江流域。及廣州暴動發生，朱德乘機響應，自粵北竄入湖南，佔據汝城，復流竄湘東。一九二八年春，與毛部合流，改編為一軍，號稱「第四軍」，朱任軍長，毛任黨代表，竄擾於湘、贛邊境。同年四月，佔領湘、贛交界處之井崗山。六月，在共產國際指導下，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莫斯科，並派向忠發任「中央總書記」、李立三任「宣傳部長」兼「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負中共黨務實際責任，以上海租界為活動之大本營。是年冬，井崗山上共軍實力增至一萬人以上，連陷吉安、瑞金、石城、廣昌、寧都、興國等地，組織「蘇維埃政府」，重新分配土地；翌年春，勢欲蔓及閩西長汀、上杭等處。同時其他各省土匪及共黨份子，因受李立三鉅款接濟，紛紛而起。如彭德懷、黃公略之起於湖南，賀龍、周逸羣之起於湘西，俞作夷之起於桂南，許繼慎之起於皖北，黃鰲之起於衡陽，段德昌之起於宜昌等，所至焚掠，人民受害極深。七月二十七日，共軍乘隙陷長沙，八月一日經國軍克復，市區破壞慘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共召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於江西瑞金，時中共上海機關被政府破獲，向忠發被捕。故會中決定將偽中央機關自上海遷至江西，並決定偽中央及地方重要組織。當時政府正應付各地軍人叛變，致對中共的發展未能作有效制止。

第一次圍剿 政府為清除共患，曾於一九三〇年十月，劃分地區，責令進剿，期將各地共患一舉肅清。並在南昌設立陸海空

軍總司令行營，由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兼行營主任，會合第六路軍總指揮朱紹良，負責圍剿。十九日，國軍進至東固，迂迴至共軍陣地側背奇襲，共軍猝不及防，四散逃竄，共軍師長趙志雄被擊斃，斃敵三百餘人，收復東固。十二月二十八日，國軍第六路軍第八師毛炳夕部進至廣昌，第二十四師許克祥推進至路口；第九路軍第五十師譚道源部到達源頭；由於國軍與共軍過於接近，立即先行進剿。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部也奉令由東固向龍崗前進，配合友軍行動。二十九日晨六時，第十八師進抵龍崗，繼向五門嶺搜索前進；時潛伏附近山中的中共軍齊出，激戰兩小時，將共軍逐退，殲敵千餘人，俘獲四十名，並佔領蕭埠、黃陂等地。張邀功心切，下令急攻，敵頑強抵抗，並由四方增援。當日下午四時，天氣突變，風急雨驟，展望困難，共軍以人海戰術向十八師陣地猛撲，雙方死傷枕藉。十八師副旅長洪漢傑、團長朱克志相繼陣亡。下午六時，第五十三旅陣地被敵突破，張急率直屬部隊馳援，展開慘烈肉搏戰，終以彈盡援絕，敗亡難免。張自殺未成被執；中共曲意逢迎，百般撫慰，希能轉變意志，以事號召。張大義凜然，數度自殺未遂。中共又施酷刑，致慘遭殺害。第一次圍剿失敗後，共軍把江西蘇區擴展到廣昌、石城、瑞金，並擴展閩西上杭、長汀一帶的蘇區。

第二次圍剿 由於共軍勢力猖獗，政府以何應欽為南昌行營主任，為加強戰力，除原有第六路軍朱紹良，第九路軍魯滌平外，另加調第五路軍王金鈺，第十九路軍蔣光鼐，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及湯恩伯等師入贛。共軍新加入陳毅等軍，其指揮系統不變。共軍偵知政府調集大軍，準備進行第二次圍剿，其內部頓起恐慌，意見分歧。最後毛澤東決定據現地頑抗，同時令湘、鄂、皖、豫各省股匪，竭力竄擾，來牽制國軍。於是共軍實施堅壁清野

(二) 流暢與流逆

，主力北移。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二次圍剿開始。國軍各路軍依計畫攻擊前進，穩紮穩打，步步為營，逐漸縮小包圍圈；共軍秘密集中主力於龍崗一帶，待機反撲。五月十六日，國軍第五路軍第二十八師，進抵東固，共軍傾巢圍攻，該師竭力應戰，幾經肉搏，終因寡寡懸殊失敗。共軍此役得手後，施用「旋圍打磨」戰法，於十七日由東固轉撲潭頭，圍攻第五路軍第四十三師，該師因背水作戰，情勢不利，又被共軍擊破。十八日共軍再東轉撲向沙溪，準備圍攻國軍第五路軍第五十四師，該師因見左中兩路失利，遂放棄沙溪向簾田轉進。共軍改向東韶旋迴，撲向進抵中村附近的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十七師，該師孤軍力戰兩晝夜，斃敵千餘，共軍越集越多，我軍二十日突圍。共軍乘勢東進，圍攻南團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十五師，該師已知第二十七師突圍北撤，避免孤軍突出，遂向東陂轉進。國軍第六路軍第五、第八兩師，四月十日攻佔廣昌，繼續向前搜索，二十七日進至頭陂、白水。五月二十三日，國軍第五師在廣昌佈置防禦陣地；二十七日，共軍主力兩萬餘衆，猛撲廣昌，並用人海戰術，亡命突進，國軍浴血奮戰，共軍潰敗，竄往建寧，第五師師長胡祖玉陣亡，損失步槍三萬餘枝。國軍第二次圍剿失敗以後，共軍向東北擴展戰果，佔領閩西的建寧、贛東的黎川，進向南豐、南城一帶平原產米地區。

第三次圍剿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中正，親蒞南昌，主持剿共事宜。二十五日特派軍政部長何應欽為剿匪前敵總司令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指揮朱紹良第三軍團及蔣鼎文第四軍團；另增陳誠及趙觀濤所部，編為第一及第二路進擊軍；另以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統蔣光鼐、孫連仲、上官雲相等部，以衛立煌統李延年等部為預備軍。針對上次圍剿缺點，決定第三次圍剿方針；以先擊破贛南共軍主力，爾後再逐

次清剿流散共軍。七月一日，蔣中正親蒞臨川、南城、南豐視察。國軍陳誠及趙觀濤部，在朱紹良部掩護之下推進。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部共軍，均被擊退；國軍順利進展。二日克黎川，解南豐之圍，十三日克廣昌，十九日克寧都。陳誠部駐寧都後，共軍避戰，集結在寧都和瑞金之間，鑽隙西竄。何應欽命第一和第三路進擊軍向西推進，擊潰朱毛主力及黃公略部，共軍竄往黃陂。國軍第八師正在黃陂苦戰之際，國軍各部陸續趕到，準備殲敵於黃陂、與國間。詎汪兆銘又在廣州背叛政府，召開「非常會議」，並以粵軍進擾湘、贛。國軍被迫改變圍剿計畫，一面防範共軍流竄，一面移師贛粵邊區，阻止叛軍擴張。九月十五日，國軍第五十二師韓德勤部，由興國向富田轉進，遭共軍伏擊，損失慘重。共軍繼向國軍第一軍團進擊，激戰兩晝夜，肉搏數十次，斃傷共軍八千餘衆，繳槍五六千枝，共軍殘部向興國逃竄。國軍正擬調整部署，痛殲殘敵，日本軍閥突然製造「九一八事變」，部分軍隊移防湘粵邊境，部分軍隊需增防華北，第三次圍剿乃自動結束。

日本軍閥發動侵略，解救了共軍的危機；使剿共戰爭停止了一年多。其間，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八日，日本又在上海挑釁，陳銘樞部逕自開往上海抗日，共軍乘機擴張。政府為積極統一內部，確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

第四次圍剿

政府為貫徹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任命何應欽

為贛、粵、閩、湘邊區剿匪總司令。一九三三年春，蔣中正委員長親蒞南昌，部署第四次圍剿事宜。以陳誠為中路軍總指揮，轄周至柔、孫連仲、李延年等十二師；以蔡廷鍇為左路軍總指揮，轄劉和鼎等六師；以余漢謀為右路軍總指揮，轄李漢魂等六師。共軍指揮官：朱德仍任總司令，周恩來任政委，劉伯承任參謀長，下轄林彪的第一軍團，彭德懷的第三軍團，江西軍區總指揮陳毅

等部。蔣委員長針對過去經驗，策定黨政軍密切配合作戰方略；宣揚主義，澄清吏治，設保甲，編民團，築公路，建碉堡，實行封鎖，逐步推進，縮小包圍圈，以期擊破匪巢，一舉加以聚殲。在此次戰役中，共軍改守為攻，先進攻金谿、臨川、南豐、樂安等地，除一度陷金谿外，餘均失敗。國軍參加戰鬥的約十五萬三千五百人，共軍參加戰鬥的約六萬四千八百人，歷時四月。在第四次圍剿全力進行之時，日本進犯榆關及長城各口，並攻陷熱河省府承德，對華北構成威脅。政府不得不中止此次剿共戰爭，抽調精銳北上，使共軍又獲得喘息整補的機會。

第五次圍剿 一九三三年四月杪，東北風雲多變，長城一帶戰事緊急，何應欽調任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委員長，將江西剿共事宜交由劉峙負責。蔣中正鑑於國內外形勢嚴重，對日戰爭絕難避免，親蒞南昌，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統一策劃剿共事宜。為期徹底消滅共患，創立了新型總體戰的方略，在近代戰略思想上和反共鬥爭上放出了異彩。

一、剿匪總方針：「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二、國家大戰略：管（政治戰）、教（文化戰）、養（經濟戰）、衛（軍事戰）。

三、戰鬥體制：黨政軍一元化，保安制度、保甲制度、民衆自衛武力及別動隊之組織與運用。

四、作戰新方略：「戰略攻勢，戰術守勢」；「劃區清剿，分進合擊」。

五、圍剿新戰術：步步為營，節節築壘，段段修路，人人防剿。
六、部隊新訓練：廬山訓練，精研剿匪戰法，磨練戰鬥體能，嚴肅革命軍紀，發揚革命精神。

七、國民新教育：勞動、服務、創造。

八、社會新生活：禮、義、廉、恥日常生活之素養；新、速、實、簡生活風氣之形成。

九、經濟新方案：「盡人力，闢地利，均供求，暢流通」，繁榮戰地經濟，封鎖匪區物資。

第五次圍剿，始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終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歷時近年。蔣中正駐南昌行營指揮，以顧祝同為北路軍總司令，轄蔣鼎文、湯恩伯、陳誠、薛岳等部；以何鍵為西路軍總司令，轄劉建緒等部；以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轄余漢謀等部；共動員六十五個師，六個旅，六個團，總兵力約八十萬人。共軍仍以朱德為總司令，周恩來為政委，轄林彪、彭德懷、陳毅、賀龍等部，共三十八個師，八獨立團，五獨立營，約有兵力十五萬人。圍剿開始時，國軍即肅清黎川、南豐地區，進逼廣昌。共黨為解除江西蘇區的威脅，派人運動在福建的十九路軍陳銘樞，發生「閩變」。一九三四年元月，「閩變」平，國軍再以前方全向贛南進兵，試用新的密集的碉堡封鎖，使共軍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中所應用的游擊戰術失靈。為對抗國軍的堡壘戰術，共軍此時採用德國顧問李德（Chav）所發明的「短促突擊」，但無效果。國軍於四月二十八日克廣昌，七月，中共蘇區僅保有寧都、興國、石城、瑞金、雲都、長汀等縣，糧食、鹽及軍需品奇缺，共軍分批突圍。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共軍主力自瑞金秘密南移，計兵力七萬人，工作人員九千餘人，民伕五千餘人，共約八萬五千人，二十日越過贛粵邊境；另以項英、陳毅等留守，率殘軍二萬人牽制國軍，但至一九三五年三月均被消滅。前中共首腦瞿秋白被捕殺；項英、陳毅等十餘人隱匿於粵贛邊境五嶺之油山，其他閩西南、湘鄂贛邊區、閩東、閩北、皖浙贛邊區亦先後被肅清，江西剿共，告一段落。（未完待續）